

秀敏 著

偽宮殘夢

溥杰題



67182

547.51

偏宮殘夢

秀敏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伪 宫 残 梦

秀 敏 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浑江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5.25印张 插页6 115,000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820册

统一书号：10091·1086 定价：1.30元

序

吉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和小说《伪官残梦》的作者秀敏将十多万字的稿本送来，让我提出意见并写个书名。其实，我与作者早有接触，用我的称呼她是宗媛秀敏。

这是一个极其热情而又有着丰富内涵的女作家，她学习过表演专业，当过话剧演员，自幼酷爱文学，现在努力从事于创作，她自己说过：“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无数的英雄，他们创造了历史。满族是以少数民族为核心，建立政权、统一发展中国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财富。”她愿以笔掘出一些在历史上曾有过功和过的史实，作为惩前毖后的资料，使更多的人能在了解、认识中回味历史，俾能朝着各自的光明前途走向未来。

2 序

她创作的小说《伪官残梦》我看了一下稿本，可以说，作者是依据大量的历史资料、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努力品味已经过去的不同性格和遭遇的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过程，带着很强的历史责任感和深切的同情写了中国社会在前进中的那段曲折时期，写了溥仪与婉容的爱情悲剧，努力刻画与描写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和统治者的无能，也暴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遗孽的反动本质。

的确，溥仪是以满族为核心，继承清室政权、统治全中国的最末一代君主。他在前半生中的不幸生涯，给他的后妃们也带来了不可名状的凄凉悲苦。书中的主人公婉容，就是溥仪的皇后，她生在一个封建势力包围之中的官宦贵戚之家，以她的美丽才智和“幸运”赢得了中国末代皇后之选。中国历代皇后理所当然为后宫之首，享有统领三宫六院的权力，而到了婉容这一代，辛亥革命的浪潮已经推翻了清王室的统治，把皇帝从万民之上的“宝座”上推了下来，被迫逊位，只能在“小朝廷”中过着关门皇帝、皇后的生活。

当时中国社会，正处在军阀混战，群龙无首的动荡时期，那么，这个“小朝廷”的安危无时无刻不在受到威胁。皇帝和皇后虽然享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是精神是极其苦闷、空虚和惊恐的，为了摆脱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困境，他们在遣臣和师傅们的包围诱导中寻求“新路”，帮助哥哥溥仪出洋留学的历史一幕，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为了复兴家天下的所谓祖业，苦求“图谋之路”，企图借外力复兴大清，结果都被他人利用，挟持，成了傀儡皇帝。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他们为自己选择、安排了一条彻底失败之路。

中国古来有听天任命的传统，当溥仪被诱逼到“满洲”，失去自由的时候，他还是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未来预知术》上。皇后婉容也只能苦苦哀诉自己生不逢时的命运。是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摧残了她，腐朽落后的制度吞噬了她。

作者积极认真地对待历史，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没有着力于写他们的淫私生活迎合读者的低级兴趣，而是告诉人们，几千年的漫长封建社会带给人民的是不幸和灾难，让人们更加热爱这个崭新的时代。

近来常见到一些描写清官历史及溥仪生涯的作品，有的确实不那么令人满意，距离史实较远，虽然文艺（文学）作品终究不同于史料，允许艺术加工和虚构，但也应注意重大的历史事件及人物性格核心的把握上的史实感和分寸感，以免对于后人引起对历史的曲解和混乱。这也是每个创作者应有的严肃态度和历史责任。

我结识和了解的这位年轻作者秀敏及她的作品，颇感欣慰，觉得她在致力于民族文化上的学习和文学创作，因而说了一些自己的读后感受，也可以算是鼓励她继续努力于创作的一个所谓的序吧，还希望她能够创作出更多更好有益于我们伟大祖国文明建设的优秀作品。

溥 杰

1986.4.2

目 录

序	溥 杰
第一章 选官争位	1
第二章 新婚之夜	16
第三章 帝后风波	28
第四章 多情皇后	43
第五章 后逼妃反	60
第六章 复辟险途	81
第七章 执政夫人	90
第八章 奔逃无路	106
第九章 危险恋爱	122
第十章 皇后末日	143
后 记	158

第一章 选宫争位

天气已到夏至季节，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三匹高头大马两前一后正行进在早已被车马行人踏得结结实实的通往北京城的林荫小路上。

前边两匹马上各坐着一位奉军军官和一位奉军士兵。左边马上的士兵看看右边马上的军官疲惫不堪的样子说：“您一定是又饿又累，快到晌午了。”说完用手摸了一下汗涔涔的马脖子，说：“它也该饿了，想是快到了吧！”

走在他们后边负责警戒的士兵向前赶了一步，用马鞭指着远处的城门楼嚷道：“看，已经快到了北京城啦！”

军官并没去看城门楼，只是随着马蹄的节奏慢条斯理地说道：“我们此次前来，承张大督军的信赖，把他的亲笔信呈给王

2 伪宫残梦

爷，转到宫里，这担子可是不轻啊，若是督军的小姐真的当选了皇后……”

“督军就是皇上的老丈人了，我们也不白来一趟，说不定还赏个一官半职的呢！”跟在后边的士兵摘下帽子不停地呼扇着说。

军官回头看了一眼士兵那津津乐道的样子说：“哪儿都少不了你。”

士兵非但没有因军官的责备而住嘴，反而更来了兴致，用腿夹了一下马肚子，赶上一步又说：“听说早先选皇后可有意思了，让那些候选的姑娘到皇宫里站成排，由着皇上一个个的挑。”

“你我今生怕是没这个福气喽！”另一个士兵打趣地说。

“如今皇上也不比从前了。”军官摆出一副比他们俩人都懂沉浮的样子，“不能当着人家大姑娘的面挑来挑去，只能看着像片选，相中的就做个记号。”

多嘴的士兵忙问：“您呈上的信中，也一定有督军小姐的像片啦？”

“那当然。”军官说完又觉失言，马上嘱咐道：“不准说出去，万一选不上，让小姐知道了，还不跟督军闹起来看，督军丢了面子要是追究起来，你们可吃不了兜着。”

“嘿嘿嘿，”多嘴的士兵傻笑着，“那是，谁敢呢！”说着三人已进了城，急忙打点打点，准备去王府。

自从皇上选后的消息传出之后，醇王府、贝勒府就一直没有安宁过。这天，皇叔载涛的府上提亲说媒的更是络绎不绝，来人出出进进地，府上的大门都关不住了，只得敞开着，也好随时迎送那些显赫贵戚和官宦遗老们。此时，连府门两旁蹲着的石狮子都似乎恢复了大清王朝的威风，张着大

嘴，瞪目注视着来往的人们。狮子两旁各有一名太监侍立，随时禀报前来府上的客人，府门前，路两边又站有挎刀的侍卫，以保卫府上的安全。

殿堂的正门打开了，男仆急忙闪到一旁，载涛拱手对身穿长袍马褂，拖着银白辫子跨出门来的遗老说着：“不送，不送！”

提亲的遗老抱拳顿首答道：“多谢，多谢，您请留步吧。”一男仆上前带路，将遗老送出府门，遗老上了早已候在府门外不远处的一顶轿子。

载涛送走客人一只脚刚跨进殿门槛，还没等落稳就听大门外喊：“报——，徐大总统差人求见。”一听当今大总统徐世昌派人前来，载涛忙习惯地整理了一下衣袖。对仆人说：“快，请到客厅。”自己也忙向大门口迎去。徐世昌所派民国官员与载涛见过礼后，两人拉手一起走向客厅，刚刚坐定，也不待双方寒暄完毕，徐总统所派亲信就直言不讳地道：“皇上选后，乃举国之喜，今奉大总统之命，呈上总统亲笔书信及小姐玉照，请皇上、太妃、王爷过目。”说完从身后随侍手中接过一个红绸带系封的大纸袋，递给载涛。载涛双手接过来，看了看封皮上的题字，然后恭恭敬敬地放在桌上，生怕稍有疏忽，大有不敬总统之嫌。“多蒙大总统关照，代为致谢。”

“今大总统之女若能许配宣统皇帝，真乃门当户对龙凤呈祥啊！”官员说完又神秘地将胳膊肘倚在桌角上，眼睛眯成一条缝凑向载涛：“总统大小姐才貌双全，世间少有，还望玉成。”

“一定，一定。”载涛也不怠慢，忙客套地应承。

这位官员颇为总统的地位和对自己的信任而洋洋自得，“就请先看看总统的信函和小姐的玉照吧！”

4 伪宫残梦

“不，还是请皇上和太妃亲自过目的好！”载涛心里明白，无论总统名望多高，小姐多么标致，也断然不能成为皇后的，因为清室祖制，满汉不通婚，到了逊位的本朝也决不会忘了祖训，娶汉人的女儿做皇后。眼下只是碍于面子和总统的地位，不便直言，待进宫与皇上、太妃商量后再婉言谢绝也不迟，所以托故不急着看照片和书信。

这时，一仆人走进来在载涛耳边说了几句什么，载涛惊喜地吩咐道：“噢，请到书房稍候，说我就来。”待仆人退出后载涛对官员说：“奉天督军张作霖差人前来京城。”

官员忙站起：“您忙着，我改日再来讨扰。”说着就要往外走。

载涛忙起身陪送：“待回禀皇上、太妃后定亲往总统府致谢。”送走官员后载涛忙叫人随他一起去书房与骑马昼夜兼程赶来北京提亲的张督军的使者会面。交谈寒暄之后又陆续接待了几位客人，回到客厅已是掌灯时分，他还没有用饭，载涛这时累得腰酸腿疼，用拳头不住地捶打着后腰。

侍女端茶轻轻来到载涛身旁，将茶递与载涛，载涛美美喝了两口，又将茶放回盘中，疲惫地躺在卧椅上。侍女放下茶盘忙走过来挥动起小小的拳头，为载涛捶着挺直的双腿。顷刻，载涛确实觉得轻松了许多，歪头看着摆在桌上的书信和送来候选的姑娘们的照片。

照片很快就送进宫里，供皇帝和太妃挑选。按例要先送到永和宫，端康太妃首先过目，然后才能轮到敬懿太妃和荣惠太妃挑看这些姑娘们的照片。

端康太妃原是光绪皇帝的妃子，珍妃的姐姐瑾妃。敬懿和荣惠二位太妃都是慈禧太后的亲生子同治帝的妃子，按慈禧太后遗嘱所训：“当今皇帝（溥仪）承继同治、兼祧光绪”，

那么敬懿和荣惠太妃理所当然地为后宫“正宗”，可端康太妃在袁世凯的支持、干预下，继承了光绪帝的皇后，慈禧太后的亲侄女，隆裕太后的全部权势，无视皇帝和“正宗”的几位太妃，凡事要由她做主。虽然她的亲妹妹珍妃死于慈禧之手，但她还是效仿慈禧处处独断专横。

如今为皇帝选后，虽说不能象当年慈禧太后那样说一不二，一呼百应，可姑娘们的照片成摞地摆在她的面前，任其挑选，也够欣然得意的啦。她正坐在桌旁摆弄着载涛刚刚送进宫来候选的姑娘们的照片。看了几张之后不甚满意，挑出来放在一边。

载涛站在桌子的右侧，离太妃不远的地方小心地看着太妃的神色。

端康太妃拿起一张照片仔细端详了一番之后，又拿起一张，与手里的那张比较着看了一阵，吩咐说：“蒙古王公阳仓扎布的闺女和都统衡永的女儿，我看都留下，让皇上自己瞧着定。”

载涛恭顺地答道：“遵太妃旨。”

端康太妃不再看余下的照片，聊天似的对载涛说：“自打皇帝选后的消息一传出，您和六爷（指皇帝的六叔载洵）都操劳得够呛，虽说皇帝春秋已盛，该早定中宫，可也不能操之过急，外边兵荒马乱的，扰得人心惶惶。”

载涛忙应声说：“太妃说的是，此事急不得。”稍停了一会儿又和缓地劝道：“外面局势不稳，各路军阀，今儿合了，明儿又开打，怕是一时半会儿安定不下来，皇上的婚事还要靠您早点拿个主意才好。皇上选后的消息传到了天津、奉天之后，呈上来提亲的折子和名门闺秀的像片更多了。昨儿个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也使人前来提亲，还送来小姐的玉照。”说

6 伪宫残梦

着，用手指指桌上的照片。

端康太妃并不去拿像片看，嗯了一声，只用眼睛瞭了一下，继续听载涛说。

“来人乃是大总统的亲信，进言说大总统之女婚配皇上，属全国独一无二之喜，请务必‘玉成’。”

端康太妃听到此，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从鼻孔里发出“哼”的一声冷笑。

载涛见太妃的神色，并不搭话，就又接着禀报：“奉天督军张作霖也派人呈上折子来提亲了，并送来贺礼。”

“看来我大清圣德犹存。民意所在，还政于清啊，嗯……”端康太妃淡淡地笑了。此刻她很得意，“连大总统和督军也要与被民国革命圈在紫禁城里的皇帝攀亲呢，哼，！越是这样，我们越是急不得，难道他们就忘了满汉历来不通婚吗？咱们定要选个蒙古王公或是满蒙旧臣的格格才好，是吧？”她撇着嘴角含笑看了载涛一眼，端起碗茶慢慢品味着。

“昨儿六爷传敬懿太妃旨，让把鄂尔德特端恭家的闺女留下，待皇上自己选定。”载涛说完静等着端康太妃的反应，他知道端康太妃与敬懿太妃多年不合，听说是敬懿太妃让留下候选的姑娘，不管好坏丑俊她都不会答应的。

果然不出所料，端康太妃听说是敢与她后宫争权的敬懿太妃相中的姑娘，便略有警惕，放下茶碗，并酸溜溜地说：

“就是那个叫文绣的闺女吧？”忙拿起已被撂下的一张照片看了看，“胖了点，眉眼也不秀气，倒是挺憨厚的，听说家境还不怎么好，是吗？”

载涛并没有马上回答，看了一眼站在端康太妃身后不远处的宫女。

端康太妃即刻明白了载涛的意思，谨防下人。回头对宫

女说：“这儿不用伺候了。”

待宫女走后，载涛拘于礼节不可过于靠近太妃，只向前迈了一步，小声道：“端恭家境是不怎么好，那是因为当年曾跟光绪爷一心，反对过老佛爷挪用海军款子修园子的事，被降了职，现如今家里又托人在敬懿太妃那儿用了心思，指望看闺女进了宫，家里好有个翻身的日子。”

“啪”的一声，端康太妃把桌子拍得脆响，也顾不得手疼，站起来嚷道：“闺女进宫，八字还没一撇，就先认上主子了，这要是进了宫，日后还了得，还不尽跟着敬懿太妃同我做对。”

载涛见端康太妃动怒，忙劝解道：“哪儿就由着他们了，太妃息怒，您要是不允，她哪儿当得了皇后啊。再说，还有皇上呢，谁不知您极疼皇上，如果您不愿意，就是把像片呈给皇上，皇上也不会留的。不如等皇上瞧过了，再回了也不迟，那时您落个疼爱皇上，选后是由皇上自己做的主，敬懿太妃无论如何也挑不出个理儿来。”

端康太妃听载涛说的有道理，慢慢消了气，“嗯”了一声，坐下。她知道，如果文绣的照片不让皇上看一眼就驳回去，让敬懿太妃知道了，载涛也吃不住，她体恤到载涛的难处，便听从载涛的劝慰，顺水推舟地说：“七爷说的极是，还是让皇上自己‘钦定’为好，别落个额娘眼里没皇上。”说着拿起荣源的女儿婉容的像片端详了一阵，成心要与敬懿太妃针锋相对，撇撇嘴说：“这闺女长的不错，我瞧着怪稀罕人儿的，”看看照片后面的题字，冲着载涛疑问地：“郭布罗氏荣源……？”

载涛忙向太妃介绍：“郭布罗氏乃是我大清信臣，世受皇恩，其女婉容不但相貌非凡，而且文才过人，若能正位中宫，可谓我朝之幸也，还是太妃圣明。”

8 仍 宫 残 梦

听载涛夸赞之后，端康太妃更觉得自己赢了赌注一般，欣喜自得地把胳膊伸开，将照片放远些欣赏着，然后又拿到眼前端详着，高兴地与准备留下的几张照片放在一起：“我瞧着就留下这几个，那些都回了吧。”

载涛顺从地后退一步：“是啦！”

“虽说隆裕太后在世的时候被袁世凯逼得颁布了皇帝退位诏书，好歹还留了个皇帝的尊号”。端康太妃感慨地说，

“这次选后和大婚不能破了祖宗的法度，要按历朝迎娶皇后的大礼行事才好，袁世凯先前也想让他的闺女当皇后，我和几位太妃合计着，什么大总统的女公子，张督军的俊小姐，不成，都不成，你和六爷商量着给他们个回话，只是别太冲撞了他们。七爷你也劳累了这么多天，也早点回去歇着吧！”

载涛施礼：“谢太妃。”

经过太妃的筛选之后，候选的姑娘只剩了四位，到底立谁为后，太妃们始终争论不休，各持己见。最后，只得将照片送到养心殿，由皇帝“钦定”。

养心殿西暖阁的御案上，不规整地摆着四张照片，十几岁的宣统皇帝看了这张，又看看那张，一会儿又将照片摆成一排，象摆纸牌似的玩赏。看着看着不觉笑了起来。此刻的他，还没有能力把即将选定的皇后和自己今后的生活、命运联系起来，他边笑边摇头，突然闭上眼睛，随便摸起一张照片，然后用铅笔在背面画了个圈。

“张总管！”溥仪叫站在殿内的太监张谦和。

“在，”张谦和应声上前。

“差人请王爷来，把像片拿给太妃！”

“噫！”

于是，几张照片很快又转回永和宫端康太妃处。

只见端康太妃喘着粗气，一脸的恼怒，载涛和皇帝的生身父亲醇亲王载沣小心地立在一旁，敬候着这位犹如火山即将爆发的端康太妃。

太妃运了半天的气，总算平缓了一些，仍带有怒气地指着皇上圈选过的文绣的照片：“瞧这孩子长得不俊，家境又不好，一脸的孩子气，怎么能当皇后！当初就不该把这张像片留下。”说着用手拍打了一下照片，瞪了一眼载涛。

载涛吓得低头后退一步，知道这是因为皇帝圈了端康太妃不喜欢的文绣为皇后，太妃因为听了他的劝告将文绣的像片留下了因而迁怒于他。可又不敢申辩，只得低头听着。

“皇帝年轻，做事没个顾及，可当阿玛的和皇叔总该劝劝才是。”回头又看见桌上文绣的照片，想想敬懿太妃不顾自己的反对，争着要立文绣为后的场面，更是气从中来。“哼！这下可称了她的心了，我偏要做出个样儿来给她瞧瞧。”说着拿起文绣和婉容的像片递给载沣说：“王爷拿了这两张照片去劝劝皇帝，把圈过的文绣搁下吧，还是选定荣源家的婉容当皇后，她家世荣耀，人长得又俊，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是百里挑一的好闺女，和皇帝又是同年，将来或许能协助皇帝恢复我大清祖业呐！”

正说着宫女彩凤突然跨进宫门，施跪礼道：“敬懿太妃，荣惠太妃来给主子请安。”

端康太妃听说两位太妃到来，忙要收起桌上的照片，此刻她要独揽选后的权利。可已经来不及了，两位太妃在花盆底踏地的咯咯响声中出现在门口，端康太妃急用锦帕盖住桌上的像片，起身迎道：“妹妹好哇？”敬懿、荣惠两位太妃同声说道：“姐姐可好？王爷七爷都在这儿！”二人行过礼后坐在宫女搬来的椅子上。

10 伪宫残梦

敬懿太妃闪动着机灵、美丽的大眼睛，扫了一下屋内所有人的神情，已猜出他们正在商量何事，于是，开门见山地启动双唇说：“我们一来瞧瞧姐姐，二来是为皇帝选后之事，听说已经选定了，可不知是哪家的姐儿！”

憨厚的荣惠太妃看了看含笑自若的敬懿太妃，心想：不是已经知道立文绣为后，怎么还问是哪家的姐儿呢？她哪里知道，聪明的敬懿太妃从刚进屋时那种严肃而紧张的气氛中，已感受到端康太妃是不会甘拜下风立文绣为后的，所以佯装不知，倒要看看端康太妃使出什么心计来。

端康太妃见敬懿约荣惠同来宫中，自知不好对付，后悔没有早点把王爷打发走。但事已至此，只好敷衍说：“我正要去请妹妹们过来和王爷一块商量为皇帝选后的事，这不，说着你们就来了。”随即又板起脸回头看着载涛和载沣说：“谁说皇后已经选定，我怎么不知道。”

载沣和载涛心里明白，这是太妃在警告他们不要说出皇上已圈定文绣为后。其实这是端康太妃多虑，不必暗示，他们两人深知其中利害，断不会当着敬懿太妃的面把事情说穿。

端康太妃没等王爷和载涛回话，便开始向敬懿太妃进言。老实厚道、遇事没有主见的荣惠太妃，根本就没被她放在眼里，故而连看都不去看她。只冲着敬懿太妃说：“皇上选后，是家事，又是国事，皇上还未成年，哪能凭了他一个人的心思胡闹。”

“胡闹？”敬懿太妃听了这话很不顺耳，语气很重的重复了一句。

端康太妃也觉得这话有些不妥，可已收不回来，看了看王爷，好在王爷没什么反应，也就硬挺着往下说：“我们做额娘的总该帮着拿个主意才好，王爷您说是吧？”